

九洲图书出版社

中国 历代 珍稀 小说

(明清、民国)



中国历代珍稀小说

壹

林 鲤 主编

九洲图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代珍稀小说/林鲤, 雒三桂主编. -北京: 九洲图书出版社, 1998. 5

ISBN 7-80114-266-7

I. 中… II. ①林…②雒…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 IV. 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1564 号

中国历代珍稀小说

林 鲤 雒三桂 主编

出 版:九洲图书出版社(北京市车公庄大街 6 号 北京市委党校 2 号楼

邮编:100044 电话:6836674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建筑工业出版社密云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4600 千字

印 张:242 印张

版 次:1998 年 5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册

书 号:ISBN 7-80114-266-7/I·68

定 价:798.00 元

中国历代珍稀小说

整理委员会

主 编:	林 鲤	雒三桂	
副主编:	李 季	任鲁萍	
编 委:	卢 翊	雒 陶	林三三
	刘 宇	张清强	张 涛
	邓 凯	张 凌	尚 意
	安玲玲	郑志刚	彭 波
	马洪滔	汪官蜀	

第一册目录

痴人福

第 一 回	丑郎君巧设鸳鸯计	(1)
第 二 回	美佳人智谋凤音堂	(6)
第 三 回	丑媳妇隐妒侍夫	(13)
第 四 回	好家人潜心奉主	(19)
第 五 回	唐夫人背夫遣妾	(26)
第 六 回	田佳仆为国筹饷	(34)
第 七 回	唐子才智合鸳鸯内应外合奏功捷	(40)
第 八 回	田北平虔诚沐浴变形换面受皇恩	(47)

杜骗新书

第 一 类	脱剥骗	(57)
第 二 类	丢包骗	(62)
第 三 类	换银骗	(63)
第 四 类	诈哄骗	(64)
第 五 类	伪交骗	(67)
第 六 类	牙行骗	(70)
第 七 类	引赌骗	(72)
第 八 类	露财骗	(75)
第 九 类	谋财骗	(76)
第 十 类	盗劫骗	(80)
第 十 一 类	强抢骗	(82)
第 十 二 类	在船骗	(84)
第 十 三 类	诗词骗	(89)
第 十 四 类	假银骗	(91)
第 十 五 类	衙役骗	(95)
第 十 六 类	婚娶骗	(97)
第 十 七 类	奸情骗	(102)
第 十 八 类	妇人骗	(107)
第 十 九 类	拐带骗	(113)

第二十类	买学骗		(115)
第二十一类	僧道骗		(120)
第二十二类	炼丹骗		(125)
第二十三类	法术骗		(128)
第二十四类	引嫖骗		(130)

疗妒缘

第一回	吃寡醋姑嫂谈心	奉严旨鸳鸯分别		(133)
第二回	救书生姻缘巧就	遇强徒妻妾相逢		(137)
第三回	用巧计杀贼逃生	悔前非感恩结义		(142)
第四回	割股肉天神感格	携登程妻妾同心		(147)
第五回	买美婢妒心改变	见主母众仆猜疑		(152)
第六回	消夏日丫环练武	喜秋风桂子临盆		(156)
第七回	索鸳鸯仍装醋态	跪房门始解疑心		(161)
第八回	让荣封虚悬冠帔	双诰命共沐皇恩		(165)

醋葫芦

第一回	限时刻焚香出去	怕违条忍饿归来		(171)
第二回	祭先茔感怀致泣	泛湖舟直谏招尤		(175)
第三回	王妈妈愁而复喜	成亲外喜而复愁		(181)
第四回	思疗妒鸬鹚置膳	欲除奸印信关防		(186)
第五回	周员外设谋圆假梦	都院君定计择良姻		(192)
第六回	脱滞货石田长价	嗟薄命玉杵计穷		(199)
第七回	落圈套片刻风光	露机关一场拷打		(205)
第八回	再世昆仑玉全麟嗣	重生管鲍弦续鸾胶		(211)
第九回	都院君勃然嗔假印	胡主事混沌索真赃		(217)
第十回	伏新礼优觞祸酿	弄虚脾继立事谐		(223)
第十一回	都氏瓜分家财	成颿浪费继业		(230)
第十二回	石佛庵波斯回首	普度院地藏延宾		(238)
第十三回	产佳儿湖中贺喜	训劣子堂上殴亲		(248)
第十四回	告忤逆枉赔自己钞	买生员落得用他财		(255)
第十五回	画行乐假山俺侍女	涉疑心暗鬼现真形		(260)
第十六回	妒气触怒于天庭	夙孽报施乎地府		(266)
第十七回	波斯阅招救难	都氏带罪受经		(273)
第十八回	翠苔重返家门	都氏阖堂拜谢		(280)
第十九回	都白木丑态可摹	许知府政声堪谱		(284)

第二十回 昧心天诛地灭 硕德名遂功成 (288)

飞花艳想

- 第一回 众英才花下谈心 (295)
- 第二回 柳秀才舟中题句 (300)
- 第三回 两闺秀湖上遇才郎 (304)
- 第四回 梅兵宪难途托娇女 (306)
- 第五回 栖云庵步月访佳人 (308)
- 第六回 合欢亭入梦逢巫女 (312)
- 第七回 假张良暗计图连理 (315)
- 第八回 慧文君识眼辨真才 (318)
- 第九回 重结鸳鸯双得意 (321)
- 第十回 拆开梅雪两分明 (326)
- 第十一回 古寺还金逢妙丽 (331)
- 第十二回 西湖玩月续春游 (336)
- 第十三回 连及弟驰名翰院 (339)
- 第十四回 为辞婚钟祸边庭 (342)
- 第十五回 掷金钱喜卜归期 (346)
- 第十六回 点官秀暗添离恨 (348)
- 第十七回 雪连馨辞朝省母 (351)
- 第十八回 柳友梅衣锦还乡 (354)

燕子笺

- 第一回 别恩师来都应试 馈良朋水墨观音 (359)
- 第二回 候场期店里栖身 谋叛逆途中打猎 (361)
- 第三回 旧知交款留文士 重相会写赠春容 (363)
- 第四回 臧书吏陈说场弊 繆室婆醉施酒疯 (364)
- 第五回 错取画来惊容似 赠诗笺去任燕传 (366)
- 第六回 霍秀夫曲江拾字 贾南仲虎牢安营 (368)
- 第七回 机关泄漏梅香口 丑态翻成皂隶言 (369)
- 第八回 换坐号试探口气 因医病细说情由 (372)
- 第九回 不凑合难成吏舞 生奸谋易吓友听 (374)
- 第十回 霍秀夫潜逃旅邸 安禄山大破潼关 (375)
- 第十一回 郾尚书出闾扈驾 贾经略收女全交 (377)
- 第十二回 夫人错认亲生女 秀士新邀入幕宾 (380)
- 第十三回 参军作檄伤贼胆 节度爱才许联姻 (382)

第十四回	美少年军中合眷	老驼婆阁下载情		(384)
第十五回	鲜状元私谒师第	华养女弊掀父前		(387)
第十六回	假斯文锁试书斋	真不通潜逃狗洞		(389)
第十七回	久别离同欣聚会	得相逢各诉前由		(391)
第十八回	一道旨双排赏宴	两妻儿均受荣封		(393)

东坡诗话

东坡诗话		(397)
------	-------	-------

都是幻

梅 魂 幻

第一回	鬼弹琴妖龙造水劫		(416)
第二回	神烧卷痴子哭梅花		(420)
第三回	弹四鸾奇逢驸马乐		(424)
第四回	婚八主欢畅曲龙宫		(429)
第五回	寻残梦寻着女诸葛		(434)
第六回	抄旧诗抄中东西施		(438)

写 真 幻

第一回	活饿草楼中藏美真		(445)
第二回	死香魂曲里诉幽恨		(449)
第三回	狼夫妇各自起愚情		(452)
第四回	浪少年冒名行贵室		(456)
第五回	人替死寒儒享安乐		(459)
第六回	贫有志天子酬素心		(463)

梦中缘

第一回	得奇梦遣子游南国	重诗才开馆请西宾		(469)
第二回	九里松吴郎刮目	十锦塘荡子留心		(474)
第三回	好姻缘翠娟心许	恶风波郑子私谋		(479)
第四回	吴瑞生月下订良缘	金御史夜中失爱女		(484)
第五回	木客商设谋图凤侣	花夜叉开笼救雪衣		(489)
第六回	渡清江舟中遇盗	走穷途庵内逢嫂		(494)
第七回	水小姐还愿祈母寿	王老姬索诗探才情		(499)
第八回	真相思情怀一首诗	假还愿密订三生约		(505)
第九回	遭流离兰英失母	买针指翠娟认妹		(510)

第十回	明说破姊妹拜姊妹	暗铺排情人送情人	(515)
第十一回	易姓字盛世际风云	赴新任驸亭遇骨肉	(521)
第十二回	寻甥女并得亲生女	救人祸貽累当身祸	(527)
第十三回	谒抚院却逢故东主	择佳婿又配旧西宾	(532)
第十四回	金抚院为国除奸	李知县替友报仇	(537)
第十五回	联二乔各说心间事	聚五美得遂梦中缘	(543)

合浦珠

第一回	梅花楼酒钱赠侠客	(550)
第二回	秋烟婢两度醉春风	(554)
第三回	访青楼誓缔鸳鸯	(558)
第四回	陷罗网同窗急难	(563)
第五回	蠢头颅枉寻风月	(569)
第六回	有心人巧窃花枝	(574)
第七回	传情锦字为怜才	(579)
第八回	触怒权奸因却婿	(584)
第九回	投兰若侠客除凶	(588)
第十回	咏雪诗当垆一笑	(592)
第十一回	因赛神计劫兰闺秀	(597)
第十二回	不深魂遗金凤钗	(603)
第十三回	金山寺冤魂现身	(608)
第十四回	明月珠东床中选	(613)
第十五回	小罗浮旧约重谐	(620)
第十六回	春明门挂冠归隐	(626)

欢喜冤家

第一回	花二娘巧智认情郎	(631)
第二回	吴千里两世谐佳丽	(642)
第三回	李月仙割爱救亲夫	(652)
第四回	香莱根乔装奸命妇	(667)
第五回	日宜园九月牡丹开	(676)
第六回	伴花楼一时痴笑耍	(687)
第七回	陈之美巧计骗多娇	(695)
第八回	铁念三激怒诛淫妇	(702)
第九回	乖二官骗落美人局	(710)
第十回	许玄之赚出重囚牢	(723)

第十一回	蔡玉奴避雨撞淫僧		(738)
第十二回	汪监生贪财娶寡妇		(744)
第十三回	两房妻暗中双错认		(749)
第十四回	一宵缘约赴两情人		(755)
第十五回	马玉贞汲水遇情郎		(760)
第十六回	费人龙避难逢豪恶		(769)
第十七回	孔良宗负义薄东翁		(782)
第十八回	王有道疑心弃妻子		(796)
第十九回	木知日真托妻寄子		(806)
第二十回	杨玉京假恤孤怜寡		(814)
第二十一回	朱公子贪淫中毒计		(819)
第二十二回	黄焕之慕色受官刑		(825)
第二十三回	梦花生媚引凤鸾交		(832)
第二十四回	一枝梅空设鸳鸯计		(839)

第一回 丑郎君巧设鸳鸯计

众佳人爱洁翻遭玷，
丑郎君怕娇偏得艳；
好僮仆争气把功成，
巧神明救苦将形变。

词曰：多少词人能改革，夺俚还生演作风流剧。美妇因而仇所适，纷纷邪行从斯出。此番破尽传奇格，妍丑联姻真叵测。须知此理极平常，不是奇冤休叫屈。

大凡世间百千万亿，止靠一天。而天自盘古至今，春秋隔矣。不无龙钟暮景，设施布置，大都不合时宜。故今日之天，舍却奈何二字，别无名号可呼。开辟之初，男女无心，忽然凑合。彼时妍丑二字，料无分别。即妍者未必甚妍，丑者亦未必奇丑。变化至今，炉钟改样，遂令美恶大殊，以致爱憎纷起，诟非造物者之过欤！簇簇闺英，令其五官完具，足矣。奈何夷光其貌，道蕴其才，既令才貌相兼，则当予以佳配。即云至美难全，好物鲜并，亦当配一寻常男子。奈何蓬蒿戚施之人，令人见而思避，如田北平其人者，溺其珠而粪其玉，一之已甚，况复至再至三，颠颠倒倒，安得不以奈何二字称之？非特此也，唐经略负命世之才，具掀天之手，即使佳丽成行，温柔作队，为风流侈靡之郭令公亦未为已甚。奈何天绝坐关，拥嫖姆以终身。韩解元抱怜香之素志，具冠玉之清标，使之永有丽娟，常餐秀色，为琴心独注之相如，亦未为不可。奈何靦面难逢，致王嫫之别嫁。田

义貌邻潘、宋，心并许张，使之生游贵族，早历宦途，畅所欲为，更不知作何竖立，奈何屈作人奴。正是：

胸前瑞云忽纷飞，
眼底桃花终堕落。
鸾凤乘风上碧霄，
蛟龙获雨归邱壑。

嗟乎！每见奈何天上，英雄蹉跎。才子跼蹐，为唐为韩为田义者，不知凡几。岂特三女同居，为泪雨愁云之世界乎。作此者，不知决几许西江之泪，喷多少南岳之云，濡墨写嗔，挥毫泄痛于无可奈何处。忽以奈何问天，天亦不能自解，作者又代为解之，此红颜薄命之注脚所由来也。世人不知，怪作者蹂香躏玉，蚀月摧花，演此杀风景之传奇，为挑琴煮鹤者作俑，不知作俑者天，非人所能与也。天之作俑已久，亦非自今日始也。

却说先朝湖广荆州府，有一个富户，姓田，名唤北平，字万钟。父母早丧，自幼当家理事。父亲在世曾与邹长史联姻，后来因父母亡过，居丧守制，不便婚娶，故不曾娶得浑家过门。如今孝服已满，目下就要迎娶，因自说道：“想我家自从高祖田九员外靠着天理，做起一分人家，后来祖父相沿积德，所以一年好似一年，一代富似一代。如今到区区手里，差不多有二百万家资，也将就过得日子了。只是一件，自祖上至今，只出有才之贝，不出无贝之才，莫说举人进士挣扎不来，就是一顶秀才头巾，也像平

天冠一般再也承受不起。我也曾读过十几年书，如今倒吊起来，没有一点墨水。这也还是小事，天生我这副面貌，不但粗蠢，又且怪异，身上的五官四肘没有一件不带些毛病。近有个作孽的女人，替我起个混名，叫做填不平，又替我做了一篇像赞，虽然太过刻毒，却也说得一点不差。他赞我道：‘两眼不叫做全瞎，微有白花；面不叫做全疤，但多黑斑影；手不叫做全秃，指甲寥寥；足不叫做全跷，脚跟略点点；鼻不全赤，依稀微有酒糟痕；发不全黄，朦胧看似有沉香色；口不全歪，急中言常带双声；背不全驮，颈后肉但高三寸；更有一张歪不全之口，忽动忽静，暗中似有人提；还余两道出不全之眉，或断或联，眼上如经樵采。’你道这篇像赞那一句不真，那一字不确？是便是这等说，我田北平，蠢也蠢到极处，陋也陋到极处，当不得我富也富到极处。替我取混名，做像赞的人，自然是极聪明，极标致的了，只怕你没银子用的时节，全不阙的相公，又要来寻我这田北平的财主。田义你是我得力的管家，一应钱财出入，都是你经手。你说平日间问我借债的人，那一个不是绝顶的聪明，绝顶的相貌。”田义道：“太爷说得不差。”北平道：“任他才如锦绣，貌似莲花，只怕那才貌，穷了来没处去当。”田义道：“莫说别人，就是田义，才貌昂藏，识字知书，怎奈这命薄，是个执鞭随蹬之命。前日有相士说道，大爷是大富大贵之相。我问他何以见得？他说，大爷身上有十不全，犹如骨牌里面有个八不就。晓得八不就，是难逢难遇的牌，就晓得十不全是极富极贵的相了。”田北平

笑道：“说得妙，说得妙。只是一件，富便是我的本等，那贵从哪里来？”田义道：“自古道，财旺生官。只要舍得银子，贵也是图得来的。只要做些积德的事，财神比魁星更显应的。”正是：

乌纱可使黄金变，

黑墨难磨铁砚穿。

田北平道：“我这一向有事，不会清理账目，不知进了多少银子，出了多少银子，你可把总数说来我听。”田义道：“一向房租欠账等项共收起一万八千余两。昨日为钱粮紧急，一起交纳上库去了。”田北平叹道：“你说到钱粮，又添我一桩心事。朝廷家里，近来窘到极处，只因年岁凶荒，钱粮催征不起，边上的军饷，又催得紧急，真个无计可施。我这财主的名头出在外面，万一朝廷知道，问我借贷起来，怎么了得。”田义道：“大爷你这句话，倒也说得不差。近来国家多事，库帑尽空。田义闻得朝议纷纷，要往民间借贷，我家断不能免。田义倒有一个愚计在此，只怕大爷未必肯依。”北平问道：“甚么愚计，你且讲来。”田义道：“昔日汉朝有个富民叫做卜式，他见朝廷缺用，自己输财十万以助军需，后来身做显官，名垂青史。大爷何不乘他未借之先，自己到上司衙门动一张呈子，也做卜式的故事，捐几万银子去助边饷，朝廷自然欢喜。或者天下一剿太平，叙起功来，万一有个官职赏赐，也不可。这是一条青云大路，须要急早登程，不像那些纳粟求官的例，难得到手。”北平道：“主意到好，只是太过费了本钱。”田义道：“大爷的田地房租，一年准有四十万，舍得一季的花利，就够助边饷了。”

欲要助公家的粮饷，须捐私囊破馀赏，往上司衙门呈状。”北平道：“说得有理，却也亏你算计到，难为了你一片心思，替我得便宜，也是一点忠良之心。”田义道：“替大爷补足生平缺陷的事。”北平道：“我且问你，家主公的吉期近了，花灯彩轿可曾备下了么？”田义道：“都备下了，只等临时取用。”北平道：“既然如此，你且退下了。”田义道：“小人知道了。”

北平见田义去了，乃叹一口气道：“娶亲所用的东西，件件都停当了，只是我身上的东西一件也不停当，将来如何是好。闻得邹小姐是个女中才子，嫁着我这不识字的丈夫，如何得他遂意。莫说别的，只是进门的时节，看见我这一副嘴脸，也就要吓一个半死，怎么还肯与我近身。近身不得，则那话儿越发不要提了。还有一件，我生平只因容貌欠好，自己也不敢去惹妇人，妇人也不敢来惹我。所以生了二十多岁，那些风月机关，全然未晓。自古道，包馒头也有三个口。生做亲的事，如何不操演一操演。我有一个丫环，名叫宜春，容貌虽然丑陋，情意总是一般。不免唤他出来，把那各样的风流套数，都把演习一演习，等待临期好来选用。宜春那里？”宜春听得呼唤，便说道：“今日卖来明日卖，将身卖与猪八戒。只道无人丑似我，谁知更有人中怪。大爷叫宜春出来那厢使用？”北平见了宜春，笑道：“走近身来与你说话，不要站在那边。”宜春道：“有话便讲，何必一定要走近身来？”“因做亲的事，从来不曾操演，我和你权当一权当，操演一操演。”宜春推开说道：“哎喏，我

从来不替男子做这件事，故此怕见男子的面。这样的风流，只求恩免罢了。”北平怒道：“丫头不识抬举！好看成你，反是这样装模作样。你难道不怕家主么？”宜春道：“阿弥陀佛！这样的家主，谁人不怕？只为怕得紧，所以不敢近身。”北平道：“你怕我那一件。”宜春道：“大爷身上无一件不害怕。这副嘴脸越发怕死人。”北平怒道：“咤咤！你是何等之人，也敢来憎嫌我，欺负我，没有家法么？你这贱丫头，贼贱泼，敢出恶言来欺我！气得我力绵手软，也要打你几下。”宜春便取家法跪送求打，说道：“宁可打我几下倒好，那桩罪犯，实当不起。”北平道：“你要我打，我却偏不打。明日卖了你去。”宜春道：“越发求之不得。便换一个新家主，那新家主九桩不全，也省了合欢时一桩不便。”北平又笑道：“也不打你，也不卖你，只要把你权当做新人，操演一操演。”宜春道：“你若放我不过，宁可到晚间上床，待我来服侍你罢了。俗说得好，眼不见为净。”北平道：“这等说，我就依你。”

既然妾面羞郎面，

来时傍晚依成宪。

宜春又道：“你要我来，须要预先吹灭了灯，我方才来。若灯不曾灭，我是决不来的。你休把灯光耽误了姻缘。”说完便走进去了。

北平叹一口大气，说道：“这等一个丑陋丫头，尚且不肯与我近身，都要等吹灭了灯，方才肯就我，何况邹家小姐是一个美貌佳人，还肯来近我的身。这一桩难事，叫我怎么样做。”想了半晌，便道：“有了，有了。宜春方才这些说话，

分明是一个成亲的法子了。明日新人进门，与我拜堂的时节，有银纱罩住了脸，料想看我不见，我等他走进洞房去了，就把灯火吹灭了，然后替他解带宽衣，颠鸾倒凤。只要当晚成了好事，到了第二日，就露出本相来，也不妨了。妙，妙，妙！这是丑男子成亲的秘诀，不可轻易就传授了与别人。若有丑男子不得成亲，来问我的时节，我便要他拜我为师，我才说这法子与他。”正是：

色胆虽寒计未穷，
肯令好事暂成空。
良宵莫把银红照，
最喜相逢似梦中。

话分两头，却说邹长史知道女婿的貌丑，忧虑女儿过门，不遂其意，便想说道：“下官姓邹，名先民，字无怀，由乡贡出身，官拜中郎之职。荆妻早逝，侧室夭亡。常嗟伯道无儿，空抱蔡邕有女。下官只因宦途偃蹇，家计萧条，不以朱紫为荣，但觉素封可羨。所以生平正生得一女不愿他做诰命夫人，但求为富室院君。则于我做父亲的，心愿足已足。但：

生男不愁多，生女不嫌少。
不幸作中郎，订婚休太早。
山鸡与凤凰，雏时难预晓。
一旦惑冰言，终身误窈窕。
传言择婿翁，莫仅图温饱。

只因当初在襁褓之中，田家央人来议亲，下官因他是个富室，只说是财主人家的儿子，生来定是有些福相，况且女儿是婢妾所生，恐怕长大之时，才貌未必出众，所以一说便许。不曾看得女婿长成，又是个非常的怪物，一字不识个也罢了，不知天公，为甚么原故，竟把

天下人的奇形怪状，合来聚在他一个人身上，半件也不曾遗漏。那田不平的名号，莫说通国相传以为笑柄，就是下官家里，那一个男子不知，那一个妇人不知晓？刚刚瞒得我女儿一个人。

下官明晓得不是姻缘，只因受聘在先，不好翻悔。今晚就是遣嫁之期了，不免唤他出来，吩咐几句。虽然不好明明说出他丈夫的丑陋，只好把嫁鸡随鸡的常话，劝诲他一番便了。吩咐家僮叫养娘服侍小姐出来。”家僮随即传命，走入后堂与养姐说知。养娘随即对小姐说道：“老爷吩咐家僮进来请小姐上堂说话。”小姐听说父亲呼唤，随移莲步，步出堂来，见了父亲便道：“爹爹万福。”邹公道：“罢了，你且坐下，听我吩咐。我儿你的女职将终，妇道依始，那四德三从的道理，经传载明白，你平日都看过了。要晓得，妇德虽多，提纲挈领，只在一个顺字。妇人家的德行，重在无违夫命，勉励宜室宜家。婚姻都是前生定，你的才称得妇魁，智可以解围。如今的女子，那里有与你双配的。你爹爹做了一生的贫士，半世的冷官，没有甚么妆奁嫁你。你平日最欢喜读书，凡是家中的书籍，尽行把与你带去，到那忧闷之际，也好拿来消遣。况你无兄弟，把与你当做妆奁。”小姐说道：“这些书籍，已经孩儿看过多次了，都记得的，不必带去，留下与爹爹消闷遣忧。我自然有笥腹，当做妆奁，又何必要这五车书在轿后。推旁人不知，只说我夸才。□爹爹你一向应酬的诗文，都是孩儿代作，自今以后，代作无人，俱要自构思了。况高年之人，精力有限，如何应酬得来。毕竟文人孝亏，才

人德微，倒不如那木兰武弁将爷替。劝你早知机会，把那笔砚封固了，省得费尽精神，把那寿命摧。”邹公道：“良时已近，你可收拾起身。我先在中堂，候你上轿。养娘你可伏侍小姐收拾起身。田家花轿将近来到门了。”邹公复叹道：“正是涕泪有如嫁齐女，歔歔何异遣王嫱。”

却说养娘奉了邹公之命，催道：“小姐，轿子到得快了，请来更换衣服。”养娘替小姐换了衣服，便背着小姐，低声叹道：“可惜这样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嫁着一个田不全的丈夫。”小姐道：“养娘，你在那里自言自语，说些甚么？”养娘道：“我不曾说甚么。”小姐道：“我明明白白听见你唧唧啾啾的说出田不全三个字，还说不曾说甚么。”养娘道：“这等说来，小姐听错了。我说这样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正该配那田十全的丈夫。这是我替小姐欢喜的说话，小姐不要多疑。”小姐问道：“怎么叫做田十全。”养娘道：“只因田家官人有十全的相貌，故此人家替他取了一个美名叫做田十全。”小姐听了此话，因暗喜道：“这等说起来，奴家幸得所夫了。这两三句说话，好似画出了潘安的美貌相来。想想名不虚传，定无假话。”养娘道：“那霸王的女婿，正好配着虞姬。耳目官骸件件都是出奇，那些文人逐件都题有像赞，何必猜疑。少刻间，亲自相逢，自然知道真假高低。”养娘暗地又说道：“两个字不曾说差，只有一个字是欺哄你的。”小姐道：“正是：十年私意祝乘龙，羞对旁人问婿容。”养娘听了，便回答两句道：“二人言名开笑面，愁看实际锁眉峰。”

却说此话方完，只听得鼓乐宣天，笙歌嘹亮。一霎时灯烛辉煌，银缸灿烂，从仆数十，拥护着一乘五彩花轿，迎入中堂。邹公着家仆进来，说道：“叫养娘服侍小姐上轿。”养娘扶了小姐，轻移莲步，出到中堂，参拜了家先，辞别了邹公，父女二人哭泣分别了一会，俟相读罢词文，催扶小姐上了花轿，鼓乐迎出大门去了。且住说邹公之事。

却说田北平自打发花轿鼓手迎亲去后，说道：“我今晚的佳期与世上人的好事，有一半相同，也有一半相反。喜的是洞房，恼的是花烛。怕近的容颜，喜沾的皮肉。所最爱者，是倩兮巧笑；所最恶者，盼兮美目。美好人之所同，恶陋我之所独。世上人的才貌，也尽有似区区一般，自己不知，反道是潘安宋玉。到成亲的时节，不肯遮盖，惹得新人痛哭，还要凌辱阿娇，逼他死于金屋。怎似区区，不昧良心，或者将来还有些厚福。想起来又好笑，我田北平成亲的着数，都摆布停当了，只等进房之后，依计而行。不免吩咐丫环，教他帮衬帮衬，可不是好。宜春在那里？”宜春听得呼唤，便道：“郎君件件奇恶，原只防他那一着。谁知本事又平常，空有牛形无力作。你今晚成亲，有替死的来了，又叫我做甚么？”北平道：“有桩机密事与你商量，你须要帮衬我。我与新人拜堂之后，恐怕他嫌我丑陋，不肯成亲，我要预先吹灭了灯，然后劝他脱衣服：“你须要会意，不可就点灯进来。”宜春道：“你这个计较，是极好的了。我还替你愁一件，他的眼睛被你瞒过了，只怕鼻子塞不住。你身上那许多气息，你有甚么法子遮掩得住么。”北

平道：“我身上没有甚么气息。”宜春道：“原来你自己不觉得，这也怪不得你。你身上有三件臭气。”北平道：“那三件臭气？”宜春道：“口臭，体臭，脚臭。”北平听了，痴呆了半晌，便说道：“原来如此，你若不说，我那里知道。这怎么好？”宜春道：“这也不妨，只要你晓得，就好作弊了。脚上那一种，做一头睡，自然闻不见，不消虑他。身上那一种，是从肋下出来的，你上床时节，把手夹着些，也还掩饰得过。只是口里那一种，最要谨慎，切不可与他亲嘴，就是话也少说。若有要紧事开口，须要背着他些。”北平道：“承教，承教。亲事将来到门了，快叫候相进来。”宜春随唤田义叫了候相伺候。不一时，鼓乐喧天，银缸照地。众家僮拥护新人的花轿，进了中堂。有一首词调赞云：

鼓乐喧阗，仙女迎来自九天。

人传遍，今宵神鬼缔良缘。赴华筵。

明随贺客称恭喜，暗对新人叫可怜。休欢忭。只怕他携云握雨，非情愿。少不得有洞房奇变。洞房奇变。

却说候相唱了歌词，扶了邹小姐下轿，迎了田北平出堂，候相照常赞礼参

拜天地祖先，夫妇交拜礼毕，众人携灯，喜乐迎入洞房。北平吩咐田义：“你把喜钱，打发各行人去。”众说道：“引得他夫妻成对，我众人及早回避。莫待新人出声，大家要赔眼泪。”田义道：“休要取笑，请众位同到那厢来去吃杯喜酒。”众人大笑一顿，同田义去吃酒去了。北平见众人去了，遂把灯吹灭了道：“呀，起这样一阵大风，把两根花烛都吹灭了。宜春快点灯来。”宜春背他说道：“待我吓他一吓。”高声应道：“就点来了。”北平听得，慌张失措，便笑道：“我闻得，成亲的花烛是点不得两次的，请睡了罢。”北平道：“这等说起来，只得要暗中摸索了。”便把着邹小姐的头罩除了。说道：“小姐请安置了罢。”又恐口臭，背转面说道：“天催我与你结良缘，使一阵风及早吹灭了花烛，我与你除去簪环，解去衣带，没了灯光，则索把罗裙解了，早上牙床，把那做新人的俗套一并抛脱罢了。”便把邹小姐搂抱上床去了。不知后来如何识出田北平的丑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美佳人智谋观音堂

却说田北平搂抱新人上床去后，邹小姐黑地里，不知新郎美丑，又是新来生疏，不便使个奴婢，任凭北平施为，心中只存了田十全三个字。你贪我欲，风管鸾箫，云雨交欢，情投意合。不知宜春竟在壁背，探听动静，听得如此，便笑

道：“遮瞒得好。躲闪过了这一关，全凭一番妙计，才保得这样平安。只是一件，房内的花烛吹得灭，天上的银灯吹不灭，我愁他上床容易下床难。你看新人见温柔软款，只说他是一个美貌才郎，欢欢喜喜和他上床去了，少不得完账之

后,就会觉察出来。看呀,你看如今在是冲锋的时节,钩响床摇。小姐,你且莫怪郎君肆狂暴,他若是稍逡巡些儿,这一场欢乐恐怕难得到。我且不要睡,在这里听听梆声,有何不可!我且打侧耳朵听听。我且再听听,噫!不曾听见他怎么样,就早已云收雨散,呼呼的睡着了。”宜春便叹气道:“现世宝,现世宝,把你来看,又不中看,吃又不中吃。为甚么不早些儿死了,好去投过一个人身,活生的在世上作孽。好笑你爱这风流事,枉费了自己苦劳神,还亏得邹小姐是个处子,若遇着大方见识迂的,止堪贻笑而已,起先那些掩饰的法子,醒的时节还记得用,如今睡着了,只怕那臭口儿大了难包,经不得鼻息儿是一个透香气的孔窍。我且再听一听。”便笑道:“何如新人披了衣服,要爬起来呕吐了。我且躲在一边,不要等他看见了。”

邹小姐披了衣,爬起来,下了床,呕吐了一会。便说道:“锦帐绣衾都是新色,□如何那燕席薰兰,到不见分毫好气息。”又呕了一会,道:“奴家与田郎就寝,觉得枕席之间,有一阵难闻的气息,只说他床铺不洁净,以致如此。谁想细嗅起来,竟是他的体气。只此一件,已够熏人了,那里晓得余臭尚多,不止于此。口无鸡舌之香,既不可并头而寝;脚类鲍鱼之气,又不可抵足而眠。教奴家坐又不是,睡又不是,弄得个进退无门。”又叹一口气道:“天哪天,怎么把这苏合与蜚螂抱。且住,我虽则与他同睡,还不知他相貌如何。如若果然生得十全,就有这几种气息,我拚得用些刮洗的工夫把他收拾出来,也还就过得去了。万一

相貌也只是平常,那也就懒得去修饰他了。且喜天色将明,等他起来看他是怎么生一个相貌。”言由未了,只听得连叫几声小姐。邹小姐知是新郎,故犹答应。北平听见答应,慌忙披衣,蓬头起来说道:“小姐为何这等勤谨,东方未白就起来了。”邹小姐一见,大惊道:“哎呀!为甚么洞房里面走出一个鬼来了。”北平道:“我是你的丈夫,不要看错了,并不是什么鬼。你记不得,昨晚上与你同头共枕,情投意合么。”小姐暗道:“哎呀!原来就是他。我嫁着这样一个怪物,如何是好。”遂放声大哭起来。北平忙劝道:“小姐你且耐烦些,不要哭罢了。你丈夫是穷人,纵然面貌齐整,却也当不得饭吃。劝你将就些儿过日子,吃不会少,穿不会缺,也就罢了。”正是:

美夫看不得妻儿饱,

有财也当得容颜好。

邹小姐又是掩面大哭,北平劝解不住,宜春便走进来,说道:“既逢催命鬼,须用解交人。”扯了北平,到背后说道:“你越劝他,他越要哭了,不如走开些,等他息息气罢。”北平道:“这等说,烦你去劝他一劝,我便去了。”正是:

欲止娇娃哭,先藏丑陋形。

宜春道:“新郎去了,大娘不要哭罢。”小姐听见宜春劝说新郎去了,方才渐渐的止了哭声。宜春道:“大娘,你的心事,宜春是晓得的,怪不得你烦恼。只因事到如今,也说不得了。我且劝你,把皱眉舒,免心焦。美貌丈夫谁不欢喜,但是命里注定了,况身子已经他污,染得白丝成了皂色,料想这恶姻缘,一时不得开交,欲开交时,则除非是到老。不如